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 A 类

HarperCollinsPublishers
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



女神的语言

西方文明早期象征符号解读

文明起源的神话学研究丛书

THE LANGUAGE OF THE GODDESS

Unearthing the Hidden Symbol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 著

[美] 约瑟夫·坎贝尔 序

Foreword by Joseph Campbell

苏永前 吴亚娟 译

祖晓伟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 A 类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

女神的语言

西方文明早期象征符号解读

文明起源的神话学研究丛书

THE LANGUAGE OF THE GODDESS

Unearthing the Hidden Symbol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美〕马丽加·金芭塔丝 著
(Marija Gimbutas)

〔美〕约瑟夫·坎贝尔 序
Foreword by Joseph Campbell

苏永前 吴亚娟 译
祖晓伟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神的语言：西方文明早期象征符号解读 / (美) 金芭塔丝著；
苏永前，吴亚娟译；祖晓伟校.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3
(文明起源的神话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097-7744-2

I. ①女… II. ①金… ②苏… ③吴… ④祖… III. ①女性—神—
信仰—研究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7140号

· 文明起源的神话学研究丛书 ·

女神的语言

——西方文明早期象征符号解读

著 者 / [美] 马丽加·金芭塔丝

译 者 / 苏永前 吴亚娟

校 者 / 祖晓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高 雁

责任编辑 / 高 雁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出版分社(010) 5936722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7.25 字 数：418千字

版 次 /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7744-2

著作权合同 / 图字01-2015-3043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9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前 言 ||

一个半世纪前，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通过对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的破译，得以建立一个埃及象形文字词汇表。这些文字符号成为打开从公元前 3200 年前后到托勒密王朝时期整个伟大的埃及宗教思想宝库的钥匙。与商博良一样，一个半世纪后，马丽加·金芭塔丝通过对公元前 7000 年到公元前 3500 年欧洲新石器时代初期村落遗址中 2000 多件象征性器物的收集、归类与解读，不仅为前文字时代神话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本图像母题索引，而且可以基于这些已被破译的符号，确立某一宗教的主要脉络和主题。这种宗教既崇拜作为创世母神活的身体的宇宙，也崇拜宇宙中享有女神神圣性的所有生命——人们立即会意识到，这一宗教与《创世纪》（3：19）中的情形截然相反。在《创世纪》中，全能的创造主（Father-Creator）告诉亚当：“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可是在这则更早的神话中，万物诞生于此的大地并非尘土，而是活的生命，正像创造万物的女神本身一样。

在欧洲的学术著作中，对先于且潜隐于欧洲和近东历史形态的这一以女性为主导的思想和生活秩序的首次确认，出现于巴霍芬 1861 年出版的《母权论》一书中。该书指出，在残存下来的罗马法典中，可以发现一些母系继承制的特征。此前十年的美国，摩尔根出版了两卷本社会调查报告《易洛魁联盟》。在这一报告中，这样一种“母权制”原则仍然可以识别。



在随后一篇对整个美洲和亚洲亲属制度的系统性评论中，摩尔根证实，这种前父权制公社生活几乎在全世界都存在。1871年前后，巴霍芬对摩尔根著作与自己著作关系的承认，标志着对这种社会现象的理解从欧洲到全球的突破。正因为此，在马丽加·金芭塔丝对“女神的语言”的重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比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前后从大西洋到第聂伯河（Dnieper）的古欧洲远为广泛的历史意义。

此外，与印第安游牧部族的神话相对（这些部族从公元前4千纪起一波又一波地占领了古欧洲人的领土，其以男性为主的万神殿反映了其所属族群的社会理想、法律及政治目标），古欧洲大女神（the Great Goddess）图像的出现反映的则是对大自然法则的尊崇。金芭塔丝为我们汇集的这些图像资料，反映出人类试图理解这位创造者的美丽神奇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原初愿望，它在原型象征的意义上预示着一种人类的生活哲学，这种哲学的每一方面都与西方历史上盛行的统治制度相反。

当此世纪交替之际，读者必然会感受到，这部著作的面世与当下人们普遍认识到的对意识总体转换的需要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关联。这里传递出的是一种与大自然的创造性活力相契合的真正融洽、和平时代的信息。这一史前时代要比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所说的“（各个部落和民族因利益而相互争斗的）5000年梦魇时代”早4000多年。现在，确实是我们该从这场“梦魇”中醒来的时候了。

约瑟夫·坎贝尔

Ⅱ 导 论 Ⅱ



本书的目的是介绍古欧洲女神宗教的图像“语言”，它由女神的标记、符号和形象组成。这是我们重建史前景象的最主要资料，它对于任何有关西方宗教和神话的真正理解都是极其重要的。

大约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对反复出现在欧洲新石器时代礼器（cult objects）和彩陶上的符号和纹饰产生疑问。它们就像一个大型拼图的残片，其中三分之二已经失落，我被它们所折服。我主要通过对符号和图像的分析发现其内在秩序，从而将它们完整地复原，这时古欧洲人的主要思想观念呈现了出来。它们代表了某种元语言的语法和句法，借此语言，一系列完整的意义得以传达。它们揭示出古欧洲（前印欧）文化对世界的基本看法。

女神符号在任何真正意义上很少是抽象的。它们与自然界的联系持续存在，有待我们通过对其语境和相互联系的研究去发现。用这种方法，我们有望对作为这种艺术形式基础的神话思想进行破译。

这部著作源自保存于器物实体上的大量象征符号。按我最初的设想，可以从其自身所指的层面来充分理解它们，可以按照其内在的逻辑进行归类。它们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单位都在貌似具体的范畴中与其他单位关联在一起。没有一个符号可以被孤立地处理；对部分的理解引导我们对整体的理解，而对整体的理解反过来又引导我们对更多部分的识别。本书正是试图对跨越时空界限的古欧洲人的符号模式进



行辨识。在近东、东南欧、地中海地区以及欧洲中部、西部和北部地区发现的这些系统性关联，表明同一女神宗教作为一种连贯、持续的思想体系在所有这些地区的蔓延。

当代许多考古学家认为，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史前艺术和宗教的含义。我并不这么认为。的确，资料的匮乏使得多数情况下重建工作困难重重。不过，欧洲和安纳托利亚农业时代早期的宗教有着十分丰富的记录。陵墓、神庙、壁画、浮雕、塑像、小雕像、图画及其他资料，需要从思想观念的角度予以分析。因为这个原因，有必要将考古学的描述性视野拓宽为跨学科视野。就这部著作而言，我主要依靠的是比较神话学、早期历史资料、语言学以及民俗学和历史民族志。

女神世界指的是女神显现自身的整个领域。女神的主要功能有哪些？女神与她的动物、植物和自然界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如何？作为一位创世大神（万物丰产的源头），女神在史前和历史早期的地位对今天的众多读者来说不再新鲜。在大量宗教史学家、神话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著作中，她一直被描述为孕育万物的大母神。她通常被呈现为著名的旧石器时代“维纳斯”以及欧洲和安纳托利亚新石器时代或克里特青铜器时代的小雕像。人们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她的同类：前吠陀时代的亚洲、非洲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美洲印第安文化以及其他地方。这些做法过于简单，它们没有从对相关背景的研究中获益。为了不使我对女神符号和功能的解读基于这种来自世界各大洲的偶然类比，我将自己的研究严格聚焦于欧洲的证据，不过也包括所有新石器时代及其后各个阶段的文化。然后我根据符号和图像在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的前后相续，将它们的起源追溯到了旧石器时代。

对于古欧洲象征符号的研究，可以获取的资料与在这项研究中被忽略的资料同样繁多。在大量资料中，对刻有象征符号的礼器和其他器物的收集是最为完整的。在几乎每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和公墓中曾发现大量微型雕像（小雕像），它们不仅对重建古欧洲象征体系，而且对古欧洲宗教本身的重建都弥足珍贵。由于古欧洲人用这些石器、象牙、骨器和陶土小雕像再现仪式场面，因而这一史前宗教的许多内容得以保存。古欧洲人在小雕像及其他礼器上刻画象征符号的传统，使得我们可以对它们的功能进



行破译。

保存神庙和壁画最为丰富的古欧洲遗址对于我们的研究至关重要。它们使得这些女神及其功能和相关仪式得以再现。20 世纪 60 年代，詹姆斯·梅拉特（James Mellaart）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卡托·胡玉克（Çatal Hüyük）发现了几处这样的遗址，年代在公元前 6400~前 5600 年。1973~1974 年，我自己在塞萨利阿切莱恩（Achilleion）进行发掘，出土了同一时期欧洲一些最早的神庙。20 世纪 60 年代，D. 斯雷约维克（D. Srejskić）和 Z. 莱蒂卡（Z. Letica）在南斯拉夫北部多瑙河畔莱佩斯基-维尔（Lepenski Vir）和弗拉萨克（Vlasac）进行发掘，发现了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神圣墓葬区域，这一发现提供了与葬礼和再生女神像相关的珍贵信息。二战后，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摩尔达维亚和乌克兰西部进行的大量引人注目的考古活动有重大发现，除出土过一些神庙和神庙模型外，也让一些雕像和彩陶珍品重见天日。这些器物的年代大多在公元前 6 千纪至公元前 5 千纪之间。在地中海地区，除在 20 世纪初的几十年间发现过一些大型马尔他（Malta）神庙和陵墓外，还在撒丁岛（Sardinia）出土过几座地下石雕陵墓，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又一批有关葬礼及与之相关的符号象征的信息。欧洲西部和西北部大西洋沿岸及大不列颠岛周边地区巨石墓上的艺术和雕刻，为我们洞悉古欧洲人的死亡与再生信仰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本书大多数插图采自公元前 6500~前 3500 年的东南欧和公元前 4500~前 2500 年的西欧（西欧新石器时代开始得相当晚）。我也采用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图像资料，以展现某些图像和纹饰惊人的持久力。不过，我们并未忽略它们在青铜器时代的持续。事实上，青铜器时代塞浦路斯、克里特、萨拉、撒丁岛、塞萨利和马耳他的母题比此前有所发展，它们充满了对生命的肯定，因而是我们这项研究中引人注目的资料。萨拉和其他米诺斯神庙、壁画以及陶器或石器刻纹和雕塑，在旧大陆的创造物中属质量最上乘的。各种历史记载、神话和仪式表明，这一伟大艺术传统中的多数曾遍及古希腊、伊特鲁里亚和欧洲其他地区。

农业民族的信仰体系与以下内容息息相关：贫瘠与丰产、生命的脆弱与毁灭的不断威胁，以及对于大自然再生过程周期性更新的需要。它们在



人类所有信仰中是最为持久的。如同史前女神某些十分古老的特征在当下的延续一样，这些信仰依旧活在当下，尽管它们在历史时代曾遭遇不断的侵蚀。这些古老信仰由欧洲家庭中的祖母和母亲传承下来，在遭受印欧神话和基督教神话的冲击后依然生生不息。这种以女神为中心的宗教存在的时间十分漫长，它比印欧宗教和基督教（它们代表了人类历史上相对较短的时期）要远为悠久，在西方人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在历史时期被记录下来的古老信仰，或者在远离欧洲历史大动荡的乡村和偏远地区——尤其是在巴斯克、布列塔尼、威尔士、爱尔兰、苏格兰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或者像在立陶宛那样很晚基督教才被引进的国家（据官方说法是在 1387 年，但实际上不早于 16 世纪末）——仍然存在的古老信仰，对于史前符号的理解极其重要，因为我们知晓这些晚近信仰的仪式和神话语境。

本书也是一项神话考古学研究，这一领域包括考古学、比较神话学和民俗学，对于这一领域考古学家尚未做深入探索。对神话学家来说，尽管考古学为他们提供了众多的可能性，他们还是忽略了丰富的考古资料。这本书有望为进入丰富的民俗学宝库开辟一条大道，以作为重建史前思想的另一资源。沿此路径做进一步研究当会有大量收获。鉴别出欧洲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神话中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前者反映的是一种女性中心的文化，后者反映的是一种男性中心的文化——将为神话和符号的起源研究带来光明。

杜梅齐尔（1898~1986）终生致力于建立作为社会科学一个独立分支的神话学。他的研究已经表明：神话形象是解释人类秩序与宇宙起源的手段；神话思想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在神灵活动和功能的组织系统中发生，因而神话反映了一种观念结构。比较研究显示，印欧神话和社会由三个阶层组成：君主、武士和农牧民，这三个阶层分别与天神、体力和丰产三个领域的神圣功能相关。这样，有关印欧人生活和观念性质的第一束光终于亮起。遗憾的是，主要由于未使用考古资料，杜梅齐尔将他的三功能系统与之前的女性系统割裂开来，后者反映的是一种全然不同的女性诸神和社会结构。这是他的模式失败的地方。他通常将古欧洲女神贬低为只有第三



种功能——繁荣与丰产，因而她们被归入“最低的神灵”。不过在一些语境中，比如对古希腊的雅典娜或爱尔兰的马沙斯（Machas）的处理，杜梅齐尔承认这些女神是多功能的，在三个领域中均发挥作用。在一部著作中，杜梅齐尔甚至声称她们是他的系统中“最为棘手的部分”。

显然，印欧神话中混杂了前印欧时代的神话，如果不首先分辨并剔除这些早期因素，便无法重建一套可靠的系统。如果将杜梅齐尔的模式运用到这些混合神话中，便无法起作用。由古欧洲传承而来的诸女神，比如希腊的雅典娜、赫拉、阿尔忒弥斯、赫卡特，罗马的密涅瓦和狄安娜，爱尔兰的莫里根（Morrígan）和布里基（Brigit），波罗的海地区的莱玛（Laima）和拉加纳（Ragana），俄罗斯的芭芭·雅嘎（Baba Yaga），巴斯克的玛丽（Mari），等等，并非给人们带来丰产和繁荣的“维纳斯”。我们将会看到，她们的神格要丰富得多。这些生命赐予者或死亡操纵者是“女王”或“夫人”，由此她们在很长的时间内保持独特的信条，尽管她们的王位被正式剥夺，她们被武装起来，被同印欧人天国中的新娘和妻子混同。即使是在基督教时代，古欧洲女神从未成为“过去的女神”。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对杜梅齐尔的方法做纵向的拓展。

考古学资料并不是沉默无声的。它们讲述自己的语言。它们需要被使用，因为它们所提供的信息有助于阐明我们祖先中那些先于印欧人数千年的人们的精神状态。

我讨论的焦点是八九千年前欧洲刚刚进入农耕社会的这一段时期。在几千年的历程中，新石器时代的农民发展了他们的耕作技术。食物采集让位于食物生产，定居生活取代了狩猎生活，但是在象征结构上并未出现相应的重大变革，只不过新的形式逐渐被纳入，旧的形式变得精致或发生变化。的确，这里引人注目的并不是数千年中符号的改变，而是从旧石器时代以来的延续。新石器时代女神的几种主要神格——生育女神（呈一种自然的分娩姿势）、丰产女神（能影响作物的生长和繁殖，被塑造成怀孕的裸体像）、生命与食物的赐予者和保护者（被塑造成长着乳房、臀部凸出的半人半鸟的形象）、死亡支配者（呈现为一具僵硬的裸体，即所谓“骨头”）——均可以上溯至首次出现骨头、象牙或石头雕像的时期（约公元前



25000年),她们的象征符号——女阴纹、三角纹、乳房纹、山形纹、Z形纹、曲线纹、水洼纹——甚至可以上溯至更早的时期。

女神象征体系的主题是神秘的出生、死亡与再生——不仅是人类,而且是地球乃至整个宇宙中的所有生命。围绕单性生殖女神及其赐予生命、支配死亡和更为重要的使万物再生诸功能,密密麻麻地刻画着各种符号和图像。这种情形同样出现在伴随着植物生命成长和死亡的大地母亲(年轻或年迈的丰产女神)周围。她是所有生命的唯一源泉,各种生命从泉水和水井、太阳和月亮以及湿润的大地获得能量。这种象征体系呈现的是循环性(而非线性)神话时间。在艺术中,这种象征借助动态的运动纹来表现:旋转纠缠的螺旋、盘曲环绕的蛇、圆圈、新月、牛角、发芽的种子和嫩枝。这里的蛇是生命活力和再生的象征,是最仁慈的生物,与邪恶毫不相干。甚至这里的色彩都有与印欧象征体系不同的含义。黑色并不表示死亡或地狱。它是丰产的色彩,是湿润的洞穴和肥沃的土壤的颜色,也是女神孕育生命的子宫的颜色。有意思的是,白色却是死亡和骨头的颜色——这恰好与印欧人的象征体系相反。在印欧人的象征体系中,白色和黄色是闪耀的天空和太阳的颜色。创造这些图像的哲学绝不会被误认为属于印欧游牧世界,后者在电闪雷鸣的天空中或潮湿的地下世界中生活着骑马的男性战神。按照后者的观念,女神并非万物的创造者,而是美丽动人的“维纳斯”——众天神的新娘。

以女神为中心的艺术明显没有战争画面和男性支配,它反映的是女性作为部族首领或女王(女祭司)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一种社会秩序。除克里特岛的米诺斯外,古欧洲和安纳托利亚也是两性平等的社会。这里遵从的是一种和谐的、无男性或女性族长的社会制度,它反映在宗教、神话和民间传说中,通过对古欧洲社会结构和米诺斯文化的研究也可以看出。它还通过母系制度诸要素在古希腊、伊特鲁里亚、古罗马、巴斯克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延续获得支持。

当欧洲文化继续沿着和平的道路发展,并在公元前5千纪达到艺术、建筑的真正全盛期和成熟期的时候,一种以驯化的马和致命性武器为特征的十分不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出现在俄罗斯南部的伏尔加河盆地。公元前



5千纪中叶之后，这种文化甚至到达黑海西部。这一新的力量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欧洲的史前进程。我称之为“库尔干”文化（“库尔干”在俄语中意思是“古墓”），因为死者被埋葬在圆形的古墓中，下面建有重要男性的停尸间。

库尔干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七千纪伏尔加河的中下游盆地：男性族长，父系制，小规模农业种植和动物养殖，也包括最迟至公元前6千纪出现的马匹驯养以及马在宗教中的突出地位；更重要的，还有弓箭、长矛、短剑等武器装备。这些特点与通过语言学和比较神话学重建的原始印欧人相符合。与两性平等、和平、定居，农业高度发展，建筑、雕塑与制陶传统源远流长的古欧洲文化不同，它们代表的是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文化。

因此，在公元前4300~前2800年，库尔干人（我认为他们是原始印欧人）的不断侵扰使古欧洲文化彻底消失，古欧洲社会从此由两性平等转变为男性统治，由母系制度转变为父系制度。爱琴海、地中海地区和欧洲西部在很长时间躲过了这场劫难，在这些地方，尤其是在诸如塞拉、克里特、马耳他和撒丁等岛屿上，古欧洲文化直到公元前1500年依然繁荣，其和平、富有创造性的文明形态令人羡慕不已。此时的欧洲中部，距离历史的巨变已有1000~1500年之久。尽管如此，女神宗教及其象征符号作为一种潜流依然在许多地区延续。实际上，这些符号中的许多作为意象依然在我们的艺术和文学中出现，或作为顽强的母题和原型出现在我们的神话和梦境中。

我们依旧生活在那场好战的男性侵略的阴影之下，只不过开始发现自身与我们真正的欧洲遗产——两性平等，没有暴力，以大地为中心的文化——长期的疏离。本书首次提供了这段持久的文化及其象征语言的具体证据，这一文化的残留形态依然保留在我们的符号体系中。



|| 符号类别 ||

如果我们对象征符号之间的联系进行一番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将使符号的释义系统得到极大的简化。将符号划分为彼此相关的几组类别，这反映在本书的结构中。全书分四部分，每部分各有一个主题：第一部分是生命的赐予；第二部分是生生不息的大地；第三部分是死亡与再生；第四部分是能量及其释放。

第一类符号包括与水相关的领域，因为古欧洲人盛行的信仰是所有生命均来源于水。这类符号有海水纹、溪流纹、雨水-Z形纹、波浪线纹或曲线纹、网纹、棋盘纹及水禽纹。与这些符号相联系的是呈女性-水鸟混合形态的女神。在一些简化版中，这种形象可能只有乳房或夸张的臀部。这组形态丰富的符号无疑起源于旧石器时代。

对女性身体部位（乳房、臀部、腹部、阴部）的描绘，其开端可以上溯至人们对繁殖的生理过程（性交导致怀孕）尚未理解的时代。于是人们创造出一位女神，她是象征宏观宇宙的女性身体的延伸。她是宇宙中的女性创世者，也是生命和分娩的赐予者。女性身体中的这些基本部位被赋予神奇的生殖力量。女神子宫中神秘的水分和体内迷宫般的器官是生命的神秘源头。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呈自然分娩姿势或仅以阴部来表示的生育女神。这些符号持续到了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晚的时期。她与以诸如熊、鹿等动物形状出现的始祖母联系在一起。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还与雌性野牛、



母马联系在一起。这种形象在史前时代晚期乃至历史时代的保存，不仅可以解释为根深蒂固的赐予生命的母性象征符号的坚不可摧，而且可以解释为当父亲的身份还难以确立时，人们对母系制度的牢固记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新石器时代或最迟在铜器时代，那些如此热衷观察自然界的人们尚未弄清父亲在生殖过程中的作用。

随着新石器时代的来临，一些变革开始出现。公羊（最早被驯化的动物）成为鸟女神的圣物，紧接着出现羊毛符号及女神与纺织的结合。生命和生育女神同时也是命运女神，她决定人的寿夭、幸福和财富，她编织人类的生命，这种观念的开端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

与此同时，制陶技艺的发现为创造新的雕塑造型以及借助陶器彩绘开创新的象征手段开辟了道路。阿斯扣瓶（Askoi，鸟形瓶）和人形或兼具鸟与女性特征的陶瓶开始出现。溪流纹、山形纹、三角形纹、网纹、螺旋纹、曲线纹和蛇盘纹成为彩陶上的主要母题。到公元前6千纪，刻画有M形纹、Z形纹、网纹、溪流纹以及其他表示水的符号，代表生命女神的陶瓶首次面世。

丰产和怀孕符号也根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怀孕女神已然存在。象征怀孕或“二”的力量的双联线（两条短线）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有记录。作为新的农业经济的结果，旧石器时代的怀孕女神被转变成一位大地丰产女神。人与动物的丰产、农作物的繁殖、植物的繁茂以及万物成长与发育的过程，现在受到极大的关注。由于母猪是一种能迅速生长且变肥的动物，因而成为这位女神的圣物。农业时代的怀孕女神最初很可能是一位月亮女神，能够像月亮一样渐渐丰满，此时成为一位象征植物生长、繁荣和衰亡的地府（大地）女神。季节变化的戏剧被人们强化，它体现在夏天/冬天或春天/收获的仪式上，也体现在一种母/女造型的出现，以及代表生长和衰亡的植物精灵的一位男神的出现上。

正如本书所证明，在整个史前时代，死亡意象并未压倒生命意象：它们与象征再生的符号组合在一起。死亡信使和死亡支配者同样关注再生。无数事例证明了这一母题的存在：鹰首纹被刻画于乳房纹之中，凶残的野猪的双颌与獠牙上方刻画着乳房纹（比如出现在公元前7千纪土耳其中部



的卡托·胡玉克神庙中)。在西欧,巨石墓壁或石柱上的猫头鹰女神像上面刻画着一对乳房。有时女神身体里面呈迷宫形状(象征生命的创造),身体中央还有一个女阴。

作为象征再生的一种符号,这种子宫纹以及与之外形相像的牛头骨纹,或者类似的动物形状——鱼、蛙、蟾蜍、刺猬、乌龟——在新石器时代之后的大部分史前时期以及后来的历史时期,都发挥着一定的功能。在新石器时代,一些坟墓和神庙呈卵、阴道和女神子宫或身体形状。西欧的巨石通道墓很可能象征女神的阴道(通道)或怀孕的腹部(圆形墓室)。坟墓的形状与自然界的山冈十分相似,顶部立着一块圆锥形石(象征女神肚脐的石头)。与欧洲民间信仰中记载的一样,这是对长有脐带的大地母亲怀孕的腹部的一种普遍象征。

在同一位神祇身上,赐予生命与降临死亡两种功能相互影响,这是女神特别突出的特征。生命和生育的赐予者能够变成一种可怕的死亡形象。她或者身体僵硬,全身赤裸;或者只是一具白骨,上面刻画着一个神秘的阴部三角纹,从死亡到生命的转换由此发端。偶尔出现的女神鸟形面具和鹰爪暴露了她与猛禽的联系。女神的蛇形特征——长嘴、毒牙、一对小圆眼——将她与毒蛇联系了起来。旧石器时代晚期雕刻在骨头上、生殖部位未突出的僵硬裸体像,是古欧洲僵硬裸体像的先祖,后者用大理石、雪花石、淡色石或骨头制成——这些材料都呈现出死亡的颜色。

公元前5千纪死亡女神的面具上刻着巨大的嘴巴和一排毒牙,有时还拖着长长的舌头。这种面具很可能衍生出古希腊的戈尔贡头,即令人恐怖的怪物头颅。不过,古希腊最早的戈尔贡头并不是能将人类变成石头的可怕象征。人们在它们的像上画着蜜蜂的双翼和蛇形触角,上面还装饰着蜂巢纹——这一切显然是再生的象征。

这些类型中最大的一类,可以被划分为象征能量及其释放的符号。螺旋、牛角、新月、半圆(U形)、弯钩、斧、猎犬、公羊,以及处于兴奋状态(阴茎勃起)的男性,都是能量的象征符号,其两侧刻着竖立的水状生命柱、毒蛇、生命树,以及化身人形的女神及其孕腹。

古欧洲陶瓶上绘满成对的蛇或螺旋状头颅,它们或运动或扭结。漩涡



纹、十字纹和各种四角纹是自然界中活力的象征，它们保护生命的降临，使从死亡到生命的时间之轮运转不息，生命由此得以永恒。在这一系列的变形中，最显著的是从一种生命形态向无数其他生命形态的变化：从一个牛头骨纹到许多蜜蜂、蝴蝶和植物，这些都是再生女神的化身。

古欧洲女神像虽然形态各异，但总是含有几种类型的象征符号——比如 V 形、X 形、M 形、三角形、菱形等抽象或象形符号，眼睛、乳房、鸟爪等具象符号，还有蛇、鸟、母猪、公牛、蛙、蜜蜂等动物符号，这些都是女神不同方面的属性。上述三种类型紧密交织在一起，它们源自一种神圣的世界观。那时自然界还没有像现代大学中那样被分门别类；那时人类还没有从周围世界中被孤立出来；那时人们常常在鸟类或石头，或仅在女神的眼睛或乳房中，甚至在女神的象形符号中感受到女神的力量。在本书的各章，我将对上述所有类型展开论述。

|| 目 录 ||



前 言 | 001

导 论 | 003

符号类别 | 010

第一部分 生命的赐予

第1章 鸟女神的标志——山形纹与V形纹 | 003

第2章 Z形纹与M形纹 | 017

第3章 回波纹与水鸟 | 022

第4章 鸟女神的乳房 | 027

第5章 溪流 | 039

第6章 女神的眼睛 | 047

第7章 女神张开的嘴/喙 | 060

第8章 技艺的传授者：与纺织、冶金和乐器的关联 | 064

第9章 公羊：鸟女神的动物 | 075

第10章 网纹母题 | 082

第11章 三联线与“三”的力量 | 093

第12章 女阴与分娩 | 103

第13章 作为太初母亲的鹿和熊 | 122

第14章 蛇 | 132